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二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

明 歸有光 撰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為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𬭚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䎃士䎃始遷嚴陵士䎃生

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覲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俉汝俉生崇僎自定王以後至崇僎始失其官為士庶崇僎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吴令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巘巘生四子瀌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

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為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曾其賢者也同曾於汝淵為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𦦨折覆餗不仁之殃逌

其九族存者孑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為士庶亦脩于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沐齋先生未及見而先生早世後識其子于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若將可挹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喬父守齋

君于是葬有日来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鑑鑑生瓶瓶生三子長諱洲是為沐齋先生其仲諱瀚即君也金氏耕漳浦十七世世益大而沐齋先生遂邁志為儒者與海内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浙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西夏敦夫及恭簡公游君為力田治生以資其官學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教復為高邑令所至清廉無絲毫取于民衣服器用君悉從其家送至官所自永康入覲唯須知冊

役官夫四人事畢所存冊筍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于其弟者也人以是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笞君兄即悲泣師每為之止其為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不樂君即長跽終日雖風雪僵凍不敢移膝翁晩年有所愛庶子君即自構别業于祖居之北千金之產廿于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懽如也初子喬未生即以沐齋先生之季子為嗣名之曰臯撫愛如己

子而昰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德稱兄之賢至不容口世道淪斁為善者兢兢懼不能免况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艱阻之又成遂之可不謂之賢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六日終夫人顏氏二子即昰喬孫六人應鵰應龍應鷺應元應麟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于漳浦西之新阡為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

均為同氣孰嚙氷雪以居耶孰溷汙菜以墍耶孰于于

以閒安耶孰斷斷以疲痒耶孰波馳以啜其精耶孰坎止以食其糲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慮耶吾不能知知知是墳者先生之弟耶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其年月日葬予與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来請銘予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王氏諱瑭字邦獻其先居

崑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峯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瓛瓛生鄉進士鑑鑑生漳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於京邸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糧役慼耗盡矣自儒者皆躬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

以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踦蹸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為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求於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事於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闇闇以沒世可悲也已君為人仁恕多所施予人或負之而不以為懟其形病

而貌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為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杲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為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令以春秋為博士弟子銘曰

牧之良輿生牂田之頻突生鶵維忠與孝後有憑三世儒生令其興

李惟善墓誌銘

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為狀來請銘曰君姓李氏諱元字惟善高祖諱保曾祖諱虎祖諱宗父諱英縣學生母袁氏君以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配張氏子男三澈瀚灝澈灝皆前死瀚縣學生孫男二一鵬一鸞女一適宣應楫縣學生曾孫男一紹先李氏世居嘉定守信鄉君以贅故居新涇涇四十年前為荒野今起為市商賈湊焉瀚卜葬去其居若干步望張墓狀如是余昔嘗志張翁言翁

淳樸無世俗機得壻李君任家督日飲醇酒無所問李君之才能豐其業而取張氏族子潮為己子已生三子皆姓張氏而灑復為潮子聚是二姓懼無間嬀及翁年老乃以潮後張氏而歸其三子之姓其始潮在諸子列也今謂為舅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李君之謂矣春秋樂道人之善是宜書之不一而足銘曰

吳淞東流練水出岸眩大海沃赤日土岡陁靡聚千室樹成吉貝雜黍稷有美丈夫從孟姑新涇之原生攸宅

考終卜藏惟墨食左為翁阡森鬱鬱兩丘相望無媿色載詞于石永不泐

張克明墓誌銘

嘉定張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七十有九初娶孔氏卒於弘治某年月日年若干再娶秦氏卒先君一年年七十有八葬于其居之新涇嘉靖二十年月日孔孺人先葬在倪家浜遷以祔君諱杲字克明為人剛直無他腸遇所不可憤發怒巳則憪然鄉人爭來决曲直至

有所笞擊而能不怨日飲酒微醺輙睡去了不以世事為意也兩孺人皆有婦道君少孤貧常賴孔氏力生以自給而秦氏恂恂無所忤與君齊年而俱享眉壽人以為難然竟無子而孔孺人生一女贅李元為壻元始壯能應家君一以委之遂至于豐殖而君之弟甚有子曰潮李元抱以為已子元又自生子曰澈曰瀚曰瀛皆姓張氏君既卒瀚流涕喟然曰春秋書莒人滅鄫為此也吾為儒者不可以不正于是言於元卒以潮為後而自

別為李氏瀚始呼潮兄也今謂為舅吾聞張氏之厚也字其壻如子教其外孫如孫而李元之愛潮猶子也至瀚裁之以禮可謂變而得其中矣銘曰

有女以養有壻以幹蠱有後以紹厥宗有女之子以匡其禮吁嗟乎張君其有子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圢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黄浦東海上父諱廣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黄

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為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為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伺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即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即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席卧比就外傅僮奴悉遣隨而身自桔橰張孺人為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寛常

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復賙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聞縣呼名亟去遺旅舍中君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為人乞貸已而負之君為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產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

嘉定東門外瀰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歷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奠告於先至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嘗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

馬氏所生我死當筮厚事之盖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㬥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汨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爲後必同宗然吾以爲聖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爲輔相之功所以爲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畧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㬥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思㬥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

於縣東南依仁鄉之蘆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縻孚字天若靳之人以力致白鵠畀子一氣相視既慈既孝有誠無貳亦既有子以視其隧天實報之庶固不墜

陸子誠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意字子誠居太倉州之東鄉贈文林郎塾之子嚴郡推官愚之弟娶龔氏龔氏居崑山之廟涇孺

人山東布政使理之曾孫武岡知州震之子武岡有三女長適兵部右侍郎王公倬之子都事愔次適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孫夢泗其季不出適武岡以聘君而授館焉陸氏世望族故與諸家多有連而武岡初倅郴之漳郡携子壻以行及改調還而君感南中瘴癘至家而卒時正德九年九月九日也年二十有三而孺人復從武岡之治所居長沙零陵之間數年武岡没而後孺人以其子歸陸氏葢去君之世四十一年而後卒時嘉靖

三十三年月日也年六十有九于是其子明謨傷先人之早世而母寡居鞠養教誨之勤將合葬于太倉州花浦長涇之東源而思圖其不朽明謨少不能識君之遺事詹事府主簿王君世德君甥也為之狀而王君時亦少弟言閭君之昆季皆稱之為陸氏之才子弟云爾至述其從母為人慷慨好施予平生屹屹無女子態可以為賢矣予之從祖母與武岡君同祖而諸姑多嫁東鄉故能知兩家族姓之所自明謨既壯嘗慨古人風節尤

喜吟詩而詹事家方貴盛以清衘守南京故府一日掛冠洪武門而歸其中必有過人者予以其言可徵信焉故為之銘銘曰

適為夫婦不永其終四十一年言歸其封一世之違千歲之同

王君時舉墓誌銘

君姓王氏初名翺後更諱羽字時舉世居海上而以醫名家少讀書論必求其解不解不肯已有能者輙就問

之以故治人疾多愈然不自以為功或謦之輒言吾所
以為術乃神農黃帝之傳神聖之道顧非盡讀天下書
通于天地之化以參合于人不可以為令所為者乃徒
剽取億出以幸中者也及人有酬謝與否未嘗望之性
誠篤方嚴終身不近非禮之色居里中恒見憚往往諸
少年相羣聚戲褻君至皆走匿曰朱文公來矣一日出
門見童子泣于道問之曰朝入市失所持物恐歸而見
笞問其直幾何與之代償已而童子挾所償來還曰朝

所失已得之矣君亦遂不受童子泣謝而去嘗自恨不讀書見儒生文士必悚然却立意其中莫測也其愛慕如此初君之世父弟翘始數歲世父將死呼君屬曰儒學難為不如授以汝術易了令可為生而已君後不用其言教之儒期年翘以選為郡博士弟子員雖不遇然以文藝稱于士林君卒于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二娶嚴氏生子男女皆五人男用賓用卿用才用享用文女嫁某某孫男女幾人而君之昆弟亦五人

翔翀翎皆弟也翔無子以用享為後于是翹来請銘曰

兄字吾如子衣食教訓之四十年翹無以報兄歿時會倭犯嘉定又大疫兄日未出即出診視人疫伇染以死圍城中而翹方走西南湖上至死不相聞以是為終身痛葢来請銘三年矣銘曰

世載虛華本實為尻海瀕椎朴士風亦澆尚有古人抱術以槁吁嗟孝友有墳其髙

蔣原獻墓誌銘

君諱杲字原獻宋尚書禮部侍郎堂之後其先宜興人禮部知蘇州徙家焉因世居長洲之鄧巷里曾祖達卿祖諱集父諱淮而君之配馬孺人亦長洲之望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世既葬矣其後十有八年而馬孺人卒又十有三年祔于其夫之兆禮也其子悚来請銘曰悚也少先人之葬事不備無以列諸幽今獲葬吾母嘗所聞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得其一二先人養其二親晨夕之饋不以溷諸兄弟官有浚河之役族貧者為之代

出力諸所行事洽于閭門而及于鄉人坦懷待物尤為人所敬愛而吾母寡居十有八年代吾先人上事父母下撫諸幼吾先人為不亡也皆不可以無誌煉又以其家所得當代名公表志數十若陳劉二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吳文定公論次君之先世往往孝友及文學發科或為循吏而其居鄉者大率長厚能以愛利及人卹人之急如恐不及賑貸或至千石其疾病也鄉人禱于神以千計歿而哭其喪相屬于道葢數世如出一轍

而文定公論之以為是豈有爵位在上其勢足以安養乎民而得此耶彼為一郡一邑有愧是多矣蓋蔣氏之行誼著于鄉里者如此考其世自洪熙至于弘治六七十年間適國家休明之運天下承平累世熙洽鄉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蔭一方者往往而是蔣氏乃其著者至于君之世有可慨者矣然觀煉之所稱述其行事猶有先世之遺風焉君卒于嘉靖元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孺人卒于嘉靖十八年

其月日年六十九葬以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日墓在王
巷先塋之次子男三炎煉燮女三孫男五炎已先卒故
葵與請銘者煉也銘曰
青丘之旁吳淞之汭爰有君子克昌其裔不嗇其施民
之攸墍鄉人父兄笑語洩洩朋酒斯饗樂我豐歲於惟
帝力伊誰之致年往化徂日月其逝我銘斯藏思爾之
世

潘用中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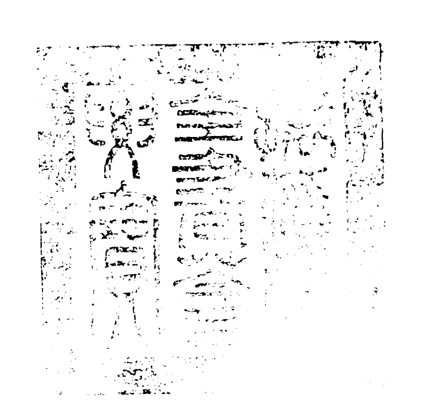
君姓潘氏諱乾字用中嘉定人祖諱煦縣治城遷東綵祁之滸所謂羅店者有生産畜聚考諱廉以無訾省傾其貲及君之世靡遺焉君年尚少遭父喪羸然卧苫凷中責逋滿門左支右吾恬不為驚事以辦飭由是三十餘年清刻自將掇拾奇羨令年作寢明年作堂又明年治田廬期于恢大其業不促速為之羅店嘉定巨鎮商賈之湊人多機利君存心忠恕恒以年漁畧積為戒人亦不見其乏卒又饒給云君為人温良隱然外内皆稱

為誠長者初為縣學弟子員及其子士英亦為弟子員父子相隨之學宮久之君竟謝去士英嘗病君抱持哺飲食夜渴以津嗽之愛之如此也君患風痺猶營家事士英請少息君曰恐汝廢學吾生一日為汝治家一日也如是五六年以至于卒士英在學毋御史至試之嘗為首選而未第然士英不戚戚而以不及古人為耻從師問學嘗出百里之外因是可以知君之志意矣君卒于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六明年十

二月初九日葬于脚䘖涇之原配沈氏男士英士賢女三人嫁某某孫男二人予辱與士英游為之銘銘曰

與乎不自蘇其居畜也泊乎若無求其干禄也敷澤其由賁厥木也安于此丘惟君之榖也

震川集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孫珩
謄錄監生臣呂爾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一

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二十一

明 歸有光 撰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

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即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誓時庚午之歲大侵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依倚為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闤闠中人罕見其面尼媼往来富貴家

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日蝸捝滕滕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嫠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滕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授嘗為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弟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

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兩儀奠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
為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恒王道陵遲關雎刺興鄭衛
靡靡禮俗以頹會齊於禚天宇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
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寞有赫管彤
於昭汗青子玫作傳元凱箕經無徵不顯靡幽不呈鐫
辭於石以詔前人

大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其之曾孫處士諱其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為治葬事遣其子良謨来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産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吴淞江上田肥美歳多收為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歳之冬即往收穫苦寒迨春而西嘗皸瘃凡賓祭補紉饎爨一任其勞

苦時節縮而用其仂織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
黨有邀為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輙謝之辛勤二十
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
當為州縣官不日有禄養而教育其子為進士業亦既
有成矣一旦遘危疾自知其不起為其子女從容敘述
生平言始為婦以至于今其勤苦如此若操舟渡江舟
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没焉因唏嘘不自已家人
度為櫬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即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

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為區區之名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為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古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亹亹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為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良策尚幼

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丘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馳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瑳自喜悲彼褕衣不能為婢一世之志廹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

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横塘祖塋之次寔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予遊每念其母輙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恒以是為幸不幸相與為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為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黄門並貴顯矣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為之壻孰不為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給事捐館舍哭

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為諸生悒悒不得意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魁鐖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弟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葢富貴壽殀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為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為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敎訓孺人輙能記其後每稱以朂其子為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

文字學業相過從即喜具食飲令盡懽茍非其人雖杯
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輙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
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
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即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
此盖子善宦學之助為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
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綸慶令為鄱陽
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
子子二人尭俞尭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衡王伯稠後

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堯文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為之增欷嗚唈流涕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殀其行獨而不禄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為仇夫孰能知其由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予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嵓石之間予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盛也

喜飲酒不屑事生産而沈孺人者青浦大族青浦在縣東南海上黄浦之東蓋俗謂之江東沈氏云孺人去膏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為高樓夏屋以居而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君卒其明年十二月葬于脚䥫涇之原予嘗誌其墓府君亡而孺人持門户如其存時子實益復聚縣中俊彦日與講肄某縣人往往取科名貴顯于朝或不幸困踣于時亦以道義為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

幼子士賢亦力學為諸生㑹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于安亭舍中予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檇李入其郛中澱山湖王氏予姻家也是時從孺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為憂于是計偕留京師選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宫皆傾圯因留妻子侍養先之官除館舍欲迎孺人而

孺人竟病卒蓋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禄以為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為大官雖為大官亦不必藉此以為親榮則令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蓋無憾也予銘府君至是二十年乃銘孺人而予與子實亦已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黄門柱後兩賢擢孺人父肆王父輔世稱孝子善慶渥府君諱乾用中字士英士賢二子續

女適金詡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賈復孫男女七曾孫二

肖嗣蟄蟄蘩祉福已未臘月日初五七十有六齡非促

徵文志墓襲前詞明歳除日祔夫麓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出為淞江逺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子

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鄙也相去二十里

故孺人歸于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兄故諸

生時為廪吏禄養不贍頼國家恩澤得以安其閭里無

呼名之擾視先世雖以貲高里中而數苦徭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孺人日饁百餘人歲時伏臘賓親之費不使子嘉有言而悉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産子男中憲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為生之難令稍裕而吾妻不及矣于是以某年月日葬于千墩

浦柰字圩之新阡子嘉名大賓男子子一人之榮女子子三人適某某某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趙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韜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韜仲為狀而余為銘子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孰為之昉不既其養自我為土或居其上其命也夫今見子之長黍稷䄡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予其狀

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水墟村曾大父諱奎大父諱佩父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為郡從事不久棄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聰明頴慧而吾母尤凝重貞淑頗習小學列女傳能了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歸久之先妣封孺人范氏卒遂以禮聘焉先是范孺人方正賢淑動恊矩矱人以為女丈夫吾母志操娟潔動止有則族黨内外咸謂有范孺人之風朞年生不肖先君乃悉以前所樹産歸伯兄而攜吾母子構别室以居

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纎悉僅僅取足而恒宿儲甘旨為吾父徵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夷猶于江山緑野之間情閒意適者實吾母之助為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即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咨于伯兄博訪名宿延之家塾饘幣饋遺必加豐腆早夜冀有成立以慰先人于九原未踰年則訟役交侵吾母于是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正為今日而人情若

此柰何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耳即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為也遂相與大慟不肖因怵惕痛勵值倭警家産蕩焚吾母復鬻簪珥為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蓋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頓撼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教子則愈久而愈切時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撻以大杖吾母既忿不肖駑鈍又重憐之即投杖號泣竟日每夜篝燈課讀而躬自辟纑雖隆冬沍寒戶外雨雪交作猶

淒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遘腹疾三年不能起丙寅疾益甚是冬值五袠之誕子姓姻戚衣冠萃止舉觴稱慶吾母為力疾強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嘆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以至于今吾即死不愧汝父于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即不肖範孫女一幼未字嗚呼他人之母母耳使範無母其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

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鳳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于范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别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為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伯兄則長史築范孺人出也又所為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秦進士光甫及海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主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道痛念其母異于他母良然

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而為別域實隆慶其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

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祉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為長洲人始尚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予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為給事中而

子徵久不第子徵為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名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来不孰何家事家事一任孺人孺人亦以為治生纎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匀而其孺人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温言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為家甚纎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

可以無事事矣遂為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覩壯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為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瘉二子迎歸為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即本枝次培枝翹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為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

吳興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来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卿之興綦貴而圯黄門績文為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頎頎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脫焉如釋来遊武康彖服𧝓𧝓覲子循政式遄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玄石以詒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曾祖璠祖錦父沂以貲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垣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輙轉徙避之孺人常椎髻單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覬望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鴻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為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殯殮不具鴻臚君經紀其事莫

之吴塘之源寔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子男二人大有大成女一人大有從予遊予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析即喜見于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為姨然年最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無可向人道者或譏以私喪踰禮而不知實有身世無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為之屢慟焉及是

大有来請銘思其言尤悲因序而銘之銘曰

嗟生之厚而數之蹇不忮不求君子之選生有令辭是以銘于兹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艮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夲之子婦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孺人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為已女欲為朱氏重親遂聘朱君為贅壻久之致其槖于陸氏之族曰蕾者曰女不可

以為嗣壻不可以為孫嘗必欲為後蕾也宜遂歸于朱氏吉安為諸生布衣糲食屢以自給及長子舉進士選調吉安得推封及為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已又為廣西廉使為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為置他姬生三女子巳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九男

邦教娶歸氏予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氷楊承芳張復祖以辛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于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氷述孺人狀甚備予為採次其辭而為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于仁孝勤儉而無忮忌之資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而不知有其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户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虚宗賈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虚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貲為其衛千户始嵬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户侯贅于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章甥遂為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户侯以此卒居楊氏然無子以兄子棨為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即若虚也已而户

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為後者而戶侯與兩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既舉于鄉太孺人撫几遶而行喜不自勝及為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猶以為尚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

又十五年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茶死又易之茶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共處兄子為後者後倅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為慚已調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得云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水巖先塋

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為姑姪故皆在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以為憾銘曰命也為娣又嫠而矇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無窮石巉水落窜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兮不歸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清父諱璿祖諱恭贈刑部員外郎其丈

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之父諱乾祖諱紘承事郎曾祖諱理山東左布政使門人私謚為清惠先生者也孺人初歸時舅祖方伯公已歿舅以編户長鄉賦正德庚午歲大祲縣官不為蠲貸盡責之長賦舅罄其産輸不足則盡室以逃孺人之旁舍追者至時方有娠天大暑閉窓室中幾暍死順之常夜雨雪中行身被塗泥時就縶箠楚血漬衣孺人私取衣澣濯之不使其舅姑知順之時時出外獨黽勉事其二親撫教其兒孺人本儒家女

其前世皆貴顯數更困阨能怡然安之晝夜紡織不怠性端肅雖老見男子常蔽茀伯兄元氏知縣雷修謹之士每敬歎之始龔氏自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来遇異人得枯杏枝教以樹之復生則止居焉殿中君至崑山畯儀村殖其樹果復生居六世而杏已大數十圍矣稍遷至十里所曰青墩又五世而方伯始顯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久及順之之世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遷徙無常處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孺人竟卒于學

宫之寓舍年七十二子二人邦衡邦伯女二人嫁王仁
髙傚孫男二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邦衡即孺人避旁
舍所妊者也少有雋材為縣學生以春秋教授鄉里縣
人尤以孺人之不逮于禄養為恨時殯于學宫欲速葬
故以六月丁酉葬小虞浦之新塋銘曰
殿中南徙歷四百春畯儀之族始大青墩懿兹令母来
嬪自秦有喬者木百歳為薪生無處所殁有髙墳勒銘
幽石以俟後人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季母姓陶氏崑山萁里人年二十二歸于同縣季君生子男三人鎬龍伯越女一人適杭成樂孫男四人曾孫男女二人年七十一而卒母少孤鞠於其嫂事嫂如母及在季氏撫其伯之孤如子家常之以女工佐其費至於充裕母勤瘁不休龍伯讀書為博士弟子員諸公貴人愛其材爭折節與交龍伯亦數數造請或頗誚之然龍伯以為士負意氣立崖岸不可於人非通世之資終

直行其意不顧其遊諸公間禮數往来必與之稱門外常有長者車客從季氏飲者日十數人費皆取于母母終不厭龍伯以此益自喜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雖更試不第人不謂龍伯拙而謂其必自奮故龍伯不以自沮而母歲歲以望去年秋母病而龍伯婦支氏有娠者曰子丑之月以喜衝病有瘳乎母聞之悦屈指顧支氏曰是已是已及支氏乳而得病甚母驚悸撫膺曰吾婦賢孝婦死吾亦死頃之支氏卒母悲惋踰月亦卒噫

可傷也巳時嘉靖十八年三月巳亥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於白馬涇之新阡龍伯請予銘銘曰

質之淑兮又修能也榮禄弗膺兮年不待也育子之惘兮命奚在也銘以藏之永不壞也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為諸湖以十數其東為澱山湖最鉅澱山湖東北折為溪復小滙為度城潭蓋湖水之觀大矣水欲盡而復滙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為澤

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人予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好予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憩潭旁篁篠間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為擷嘉樹之實采芳桂之英瀹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為之慨然而歎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

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祔焉先期来請銘而自為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為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即吾家度城之近地磧磧人也外祖諱奎外曽祖諱源先祖諱其是為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為弟子員先母来未半載祖母即付以家事祖母性嚴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晩年遘疾宛轉牀笫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

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痰疾為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之不異已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卧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逾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為壽辱吾子為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澱山之東度城之堧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

有遺編磧磧之孫雲樹其連來嬪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疢纏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何後何先白水瀰瀰緑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為崑山人高祖諱大本贈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良祖諱恂贈官皆同考諱鼎臣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

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孺人為國子生朱君諱端禧字子求之妻子求祖諱拭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紱贈禮部左侍郎正德中文康公在翰林子求應例陞國子與孺人偕入京居文康公館會有詔國子生年未二十者令家食及年以来公意不忍子求行卜之留不吉卜行又不吉公頗疑之竟遣行亡何子求卒于家初子求有一男子子蚤殤至是獨有一女子子孺人撫孤事姑再更三年喪哀禮甚至已而女

子子又亡子求同母弟諱隆禧禮部左侍郎贈其考者也先是以其仲子世揚為孺人子女亡而世揚又穉乃携入京從文康公居時文康公已為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公尤憐之曰吾女女而不婦葢喜其嘗在側也公曰向親用纍遷遂入殿閣上遣中使至家恩賜稠叠公拜受必呼夫人與女至觀視嗟歎葢榮天子之賜且以慰藉寡女云夫人凝重有德孺人絶類其母常代夫人居中饋家人罕見其言笑向夕屏居一室獨與所携

兒對燈火黯然淚下竟文康公世凡八年公薨隨喪還遂老于朱氏卒時年六十有七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也子男即世揚初禮侍有長子後亡以世揚少育于嫂不忍奪其母子之愛卒定為其兄後男子孫一人鶴年女子孫三人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祔子求之兆在縣城馬鞍山之陽裏拱字圩之先塋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間家無死喪哭泣獨其女蚤寡福蓋未能全也余嘗論之以為孺人當艷陽桃李之時獨秉霜雪之操不媿

稱宰相家女云銘曰

夫既弱喪又折其萌父耶母耶不救其傷其命也耶抱空依亡懐哺其嬰子耶孫耶世有宗祊其非命也耶是為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為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

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為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繇此沈氏世傳其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即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窶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為多其後引仁醫大行家稍裕矣而病渴日食斗米肉十斤如是病者六年醫既廢贈謝絕無所得于是益困諸所須必于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謹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人嘗哺之即欲食婦人所忌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

卒竟撫二子至于有立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貸負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以償比死棺歛之屬悉手自整具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之嘗夜使酒登屋大譟盡去其瓦其嫂即來謝曰兄狂乃爾今毀瓦吾為葺之其嫂固賢婦人而孺人又賢每事相為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懽也嗚呼孺人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醫有廢興命與時惟淑媛實相之閫百艱勤若斯為女則視銘詩

唐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其先自晉陽徙上海四世至右副都御史瑜其季子鎧生三女而兩女皆歸沈氏其長歸監察御史灼君之從父兄而季即孺人也君同產兄弟六人長兄刑科給事中炤致政家居奉母持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孺人于其中尤稱賢孝君

卒業太學孺人從居金陵告歸久之君卒太夫人龔氏亦卒四月中再遭大故持喪有禮子兆方童幼保育勤至兆多疾每疾作孺人輒不食飲焚香膜拜以祈福祐教令紹續前業復遣入太學倭奴涉内海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不數日故居悉燬明年寇迫崑山遂避居金壇轉徙白下久之營卒為亂都人恇擾還居崑山然卒不能至江東也竟死崑山寓舍云江東者在海上渡吳松江而東故土人以此為稱有魚鹽蒲葦之利沈氏世

居于此數百年巨室兵燹為之一空孺人生貴為父母
鍾愛入沈氏又富貴一旦失偶嫠居四十年老又遇寇
白首流播可悲痛也然自冠至多見鹵掠孺人獨有先
識故不及于難臨死勅侍婢出所御服珥分賜旁侍者
爽然不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
男兆也女六人孫男一人先是嘉靖某年月日權厝君
于周溪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為銘于是兆作
周溪塋啟攢與孺人合窆焉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某

日君家世行事具唐誌中銘曰

吁嗟沈君不永其齡孺人耄矣所悲者生孰是長違而同斯墳子則成矣有以見君人世哀榮委之逝波惟有懿行載斯不磨

毛孺人墓誌銘

余晚而知學里中有周孺亨先生積徳累行余師也蓋其道行于家矣于是將葬其配毛孺人而手述其狀示余請銘按孺人姓毛氏世居縣西南陳家墩曽祖諱昱

祖諱忠父諱震字畏之舉辛未進士調新昌令到官未
幾以疾引歸新昌有子而天惟一女以許孺亨孺亨方
齠齔往候焉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無何竟卒孺亨父
南京刑部侍郎諱廣時以御史言事再貶于沅孺亨從
居深山中三年而後歸始葬新昌而受室于毛氏之館
孺人少從女師通古今大義性端重而慈孝事姑夏淑
人甚有婦道處娣姒閒油然無閒言人以緩急告之雖
空乏必得所欲新昌爲後之子于孺人爲從父弟待之

有加嘗自悼終鮮兄弟雖有疎屬無所不厚父有遺妾適人而所適者亦死孺人還之孺亨以彼已自汙意不謂然而孺人曰是燕人也以吾父故南來忍使之流落失所乎卒養之終身至于家之罷老不事事而飢者常十數人人有牾逆怡然受之或與孺亨相顧咨嗟曰是寧有此也終不復言孺亨舉進士試禮部不第還即相從觀書問古義了不以得失動其心方少年即為買妾以廣繼嗣久之未效則增置者不一而拊之人人各得

其所則又曰胤嗣之續否天也君宜知保養壽命之原
孺人先得末疾及是孺亨會葬他所還而病發已不能
言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年五十有三夏淑
人泣曰前二日新婦聞釀熟呼婢扶侍以往酋斟以奉
我詎意其至此也又曰婦能順吾志吾老矣望其事我
令治其後事痛何可忍孺亨不事生産孺人主調張弛
惟宜至是殆不能以家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因憶平
日相警誡之語悲感益甚術者嘗謂孺亨子于相法當

損妻孺亨先聘魏恭簡公女意自謂當之矣而竟不能
免也初為毛氏置後而不振春秋祭祀主之孺人新昌
有老母及嚴孺人與孺人所生母喪葬皆盡其誠焉嗣
子一人曰邦楨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葬于先公
之兆在縣北尉遲村孺亨公之仲子名士淹嗚呼有道
者之言余何敢殺其辭銘曰
周名毛原世皆數千新昌之禋有女以傳而復不延厥
德之周禄又不讐嗚呼生有賢㧾以為述其奚尤

魏孺人墓誌銘

太常卿夏公泉始事成祖文皇帝歴官四朝知名海内公長子承事郎諱鉞鉞子諱景瀌景瀌子諱承恩後更諱槃字思絡孺人其配也姓魏氏考諱璧妣姓趙氏宋楚王元儼之後夏氏自太常公時富貴雄于吳中其後寖弱矣而孺人兄諱校是爲恭簡公官亦至太常卿爲當世大儒兄諱庠仕南京光禄典簿家富貴幾與往時夏氏埒孺人處内外兩家興廢之間閉門獨處寂如也

晚年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日忽忽不樂遂得疾以逝是嵗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將葬予表弟夏煥來請銘初予之祖母為夏公之孫承事之女承事没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喪殯皆在吾家祖母思緒之姑也故思緒與母許碩人尤往来親厚雖孺人亦數至吾家其後祖母謝世吾始娶于魏孺人吾妻之姑也不數年吾妻復夭殁自此吾與兩家漠然無所向回念吾祖母之亡忽踰三紀吾妻少矣先孺人而亡亦幾二十

年令而哭孺人安得而不哀也孺人生子男一人曰煥女一人嫁其孫男一人某年月日從其夫祔于崑山城之東原太常公之兆銘曰

女耶婦耶兩太常家居太常里從太常墓後千百年其藏永固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来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飲酒

高歌甚懽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為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来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為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葢江海間以為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為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

其所遭異是獨㷀㷀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呪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毋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縷起裕思母黯然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為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為是銘其尚何恨可

慰幽靈

震川集卷二十一

震川集卷二十二

明　歸有光　撰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為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内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呂公擷梅花謂公曰

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吕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為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叅議行部至遂溪道暍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鷺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通者三年再採珠巳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来海中因以為盜近年劇賊黄山秀蓋起於珠

池也蜑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頃羅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停罷養寶源以寛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為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猺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為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廣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廣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

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諭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歛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歘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譏得所匿

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刼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為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髙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髙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髙竟坐貶公為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闔户讀書絶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

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
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
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
親曰北河櫂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令人以喻兩
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强年解組
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為不可
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
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

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壽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

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灝灝東奠髙原蕭森古木掊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庚聿来從之金井浮窾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竢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為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廼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教諭父尚志母朱氏孺人之歸於我也曾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父承事府君尚在堂吾伯父為嫡長曾孫孺人為冢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内外莫得而議之是時遭世

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来為婦而伯父為縣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孺人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戸萎茶孺人長持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所御衣少時所御者也所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也亦不至於乏性尤静默嵗遣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詬怒也孺人母家與吾家鄰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會集諸母恒歎羡以為難得孺人數有

疾常臥數日輙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年止六十於戲痛哉初先妣與孺人先後来歸先妣少孺人七年而先妣蚤棄有光遥遥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㸦㸦意慘然淚下以為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於吾兄弟欲見吾伯妣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為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日

而銘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蜚廉為紂石槨壯方桓司馬為石槨君子譏之趙太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為壽藏後世以為達若以為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竪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二子豈為身後之名而登髙顧盼周覽百世之後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逺

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為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来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為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崑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暠成化戊子舉人選授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

氏生女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予為漢卿書如此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鄭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為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蘄為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為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寔

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㨨㨨日月循行星辰森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日明則明孰謂之無日冥則冥以死為尻以生為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為銘文刻于貞石

南雲翁生壙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為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于此至于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

也夫南雲翁者少為諸生有聲于黌校之間今老矣猶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于文場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入為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為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即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為縣令府佐卑亦為郡文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例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蹶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

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
榮極于九列三少而果瘝曠于職苟冒于干禄以負天
子之任使豈如南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
自為諸生頗自馳騁喜音樂歌舞其為御史所汰以此
南雲既棄科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為社會性不能
飲酒喜音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
日不然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
哉翁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常往来余家

以予之譾陋翁獨愛慕其辭以為可傳求予誌其生壙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勤謂予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吾得子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願子之誌吾壙也翁為人有風致可謂翛然于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又不足為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自號云是為誌

姚生壙誌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于余友周士淘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後二年始復學于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生居安亭東庵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死嗚呼生未見予而知予予于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嘗念生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止此其天耶生有父母其祖尚生且老矣憐生依依旦暮望其有成生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死其父母尤悲將葬予

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中

亡兒翺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為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輙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為諱故名翺孫云時吾兒生

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為不死矣而先妣晩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令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為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

不待督課也甞試之三史即能自解諸生来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輙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即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説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酉尚未午飱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為具食矣洞庭有来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為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讐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

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筶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筶者聞兒死為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卧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 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壯無疾也孰

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来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令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即顰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

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閾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偽瑣拘畏常以為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俶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横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倛而鷙盭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䍐䍐

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穉韓子所謂少而强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禮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汪踦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為之大法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

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為也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為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

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為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為棺歛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自乙未以来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震川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呂爾禧